

## 醋栗

從清晨起整片天空便滿佈雨雲；寧靜，不炎熱卻令人煩悶，像這樣灰暗的陰天，田野上早已烏雲低垂，你預期會有雨，卻始終沒下。獸醫伊凡·伊凡內奇與中學教師布爾金已經累到不想走，田野在他們看來是永無止境的。前方遠處勉強能看見風車坐落於米羅諾西茨基，一排山丘向右延伸，接著從村子後方消失在遠處，他們倆知道，這裡是河岸，那邊則有草地、綠柳、莊園，若是站在其中一個山丘上，便能從那裡看見同樣遼闊的田野、電報線及從遠方看來像爬行的毛蟲般的火車，在晴天時甚至可以從那裡看到城市。此刻，在這寧靜的天氣，整個大自然都顯得溫和而沉靜，伊凡·伊凡內奇與布爾金內心充滿著對這片土地的熱愛，並想著，這是多麼壯大、多麼美麗的地方。

「上次，我們在村長普羅柯菲的棚子裡的時候，」布爾金說，「您打算說某個故事。」

「對，我那時想講我弟的事。」

伊凡·伊凡內奇深深嘆了口氣並抽起菸斗，正要開始說，偏偏這時卻下起了雨。約五分鐘後已變成了傾盆大雨，連綿不止，很難預測何時才會停。伊凡·伊凡內奇與布爾金猶豫地停下腳步；小狗已經被淋濕，夾起尾巴站著，水汪汪的眼睛看著他們。

「我們應該找個地方躲雨，」布爾金說，「到阿列興那裡去吧。那邊很近。」

「走吧。」

他們轉向並走過收割完的田野，時而直走，時而向右偏，直到他們走上大路。很快地便出現了楊樹林、果園，接著是紅色的穀倉屋頂；河面波光粼粼，展現出寬廣的深水區及磨坊和白色浴棚的景色。這裡是阿列興住的索菲諾。

風車在運轉，淹沒雨的嘈雜聲；水堤震動。靠近大車的地方淋濕的馬兒們低著頭，而人們走來走去，身上披著麻袋。很潮濕、充滿泥濘，令人難受，而深水區的風景很冷清、惡劣。伊凡·伊凡內奇與布爾金感到渾身濕透、骯髒、不舒服，雙腳因泥濘而沉重，走過水堤的時候，他們朝主人的穀倉走上去，不發一語，像在生彼此的氣。

其中一個穀倉裡的風扇車發出噪音；門開著，灰塵從裡面倒出來。阿列興本人站在門邊，一個年約四十歲的男人，很高，很胖，有長髮，比起地主，更像個教授或藝術家。他穿著白色但很久沒洗、有繩腰帶的襯衣，襯褲代替褲子，靴子上也黏著泥巴和乾草。他認出伊凡·伊凡內奇和布爾金，看起來非常高興。

「請進屋，各位先生，」他微笑道。「我馬上就好。」

屋子很大，有兩層樓。阿列興住在樓下，兩間房間都有拱頂和小窗，之前住過幾位管家；那裡的擺設簡單，聞起來有黑麥麵包、廉價伏特加和馬具的味道。樓上正面的房間，他很少去，只有客人來的時候才會。伊凡·伊凡內奇和布爾金在屋內由女僕迎接，是位年輕的女人，美麗得讓他們倆同時停下來互看一眼。

「你們無法想像，見到你們我有多開心，各位先生，」阿列興邊說，邊跟著他們走到前廳。「真沒預料到！佩拉蓋雅，」他轉向女僕，「給客人們換件衣服。我也順便換。只不過得先去洗個澡，我好像，從春天以來就沒洗過了。各位先生，會想去浴棚嗎，這裡還在準備。」

美麗的佩拉蓋雅，多麼地有禮，長得又是多麼地溫和，她拿來毛巾和肥皂，阿列興和客人們前往浴棚。

「對，我很久沒洗澡了，」他邊說邊脫衣服。「我的浴棚，如你們所見，很棒，還是父親蓋的，但不知怎地就是沒時間洗。」

他坐在台階上朝自己的長髮及脖子抹肥皂，周遭的水變成褐色。

「是啊，我承認……」伊凡·伊凡內奇看著他的頭，意味深長地說。

「我已經好久沒洗了……」阿列興不好意思地重複道，並再次抹肥皂，周遭的水變成黑藍色的，像墨水一樣。

伊凡·伊凡內奇向外走出去，撲通一聲投入水中並在雨中游泳，大大地揮動雙臂，從他身旁激起波浪，而波浪上搖曳著白百合般的浪花；他游到深水區正中央往下潛，一會兒在別處露出水面繼續游，又完全潛下去，努力碰到水底。「啊，我的老天……」游到磨坊，在那裡和農夫說了些什麼之後折返，躺在深水區中間，讓自己的臉淋著雨。布爾金和阿列興已經穿好衣服準備離開，而他還在游泳浮潛。

「啊，我的老天……」他說。「啊，上帝保佑。」

「您夠囉！」布爾金朝他喊道。

他們回到屋裡。只有大客廳裡點上燈，布爾金和伊凡·伊凡內奇穿上絲綢的長罩衫和溫暖的便鞋，坐進沙發椅，而阿列興自己則洗好澡、梳好頭後，穿著新的長外套，繞著客廳走，顯然享受著暖和、乾淨、乾爽的衣服、輕便的鞋子，而佩拉蓋雅，靜靜地踩在地毯上柔和地微笑，端來的托盤上有茶配果醬，伊凡·伊凡內奇才開始講故事，似乎不只有布爾金和阿列興在聽他說，還有一些老的和年輕的女士以及軍人，透過金畫框寧靜且嚴肅地注視著他。

「我們兩兄弟，」他開始說，「我，伊凡·伊凡內奇，而另一位——尼古拉·伊凡內奇，小我兩歲。我走學術路線，當上獸醫，而尼古拉從十九歲開始就已經在財稅部上班。我們的父親奇穆沙—喜瑪拉雅斯基從小就在軍校裡，但是，他因功獲得了軍官官銜，留給我們世襲貴族地位和領地。他過世後我們的領地因為打官司被拿去抵押，但，無論如何，我們的童年是在鄉村裡自由自在地度過。我們和農民的小孩一個樣，日夜在田野、森林裡過，看馬、剝樹皮、捕魚等等……你們知道，誰一生中至少一次捕過鱸魚或是在秋天看過遷徙的鷓鴣，看牠們如何在晴朗、涼爽的日子裡一整群飛過鄉村，他便不再是城市居民，到死都會不時受到自由吸引。我弟弟在稅務局裡懷念著那段時光。一年一年過去，他始終坐在同個位子上，寫著同樣的公文並想著同一件事，就是去鄉村。他這個煩惱逐漸形成明確的願望，夢想著自己買下河邊或湖邊某處小莊園。」

「他很善良，是個溫柔的人，我很愛他，但這個把自己一輩子關在私人莊園裡的願望我從來不支持。人們常說，一個人只需要三俄尺的地。但畢竟需要三俄尺的是屍體，不是活人。現在人們又說，如果我們的知識份子嚮往土地並渴望到莊園去，這樣很好。但畢竟這些莊園和三俄尺的地是一樣的。離開城市、鬥爭、生活的紛擾，躲進自己的莊園——這不是生活，是自私、懶惰，是一種僧侶式的生活，卻是沒有功績的僧侶生活。人需要的不是三俄尺的地，不是莊園，是整個地球，整個大自然，在遼闊中能夠展現出自己自由靈魂的所有特性和特徵。」

「我弟弟尼古拉，坐在自己的辦公室裡，幻想著他將來要怎麼喝自己的菜湯，從裡面飄出多麼美味的香氣在整個院子裡環繞，在綠葉上吃飯，在陽光下睡覺，一連好幾個小時坐在大門外的長凳上看著田野和森林。農業類書籍和每個月曆上寫的建議成為他的樂趣、心愛的精神食糧；他愛讀報紙，卻只讀上面一則賣附有莊園、河、果園、磨坊、活水池塘的幾俄畝耕地及草地公告。他的腦中浮現出果園裡的小徑、花、水果、棕鳥屋、池塘裡的鯽魚，以及任何東西，你們懂的。這些想像的畫面都不一樣，取決於他看到的公告，但不知為何每個畫面中一定會有醋栗。他無法想像任何一個莊園，任何一個詩意的角落裡沒有醋栗。」

「『鄉村生活有自己的舒適，』他常說。『你坐在陽台上，喝著茶，池塘裡有你的鴨子在游泳，飄來很棒的氣味，然後……然後醋栗就成熟了。』」

「他制定自己的田產計畫，每次他的計畫裡都會出現同樣這些：一、主屋，二、下房，三、菜園，四、醋栗。他過得很省：吃不飽，喝不飽，天知道他穿成什麼樣子，像個乞丐一樣，錢通通存下來放進銀行。吝嗇得不得了。看他這個樣子令我難受，我會給他一些東西並在過節時寄給他，但他也把這些保存起來。一個人如果打定主意，誰也拿他沒辦法。」

「幾年過去，他被調職到另一個省，已經滿四十歲了，還是繼續讀報紙上的公告，存著錢。然後，聽說他結婚了。全是為了同樣的目的，買給自己一棟有種醋栗

的莊園，他娶了個又老又不漂亮的寡婦，對她沒有任何感情，只因為她有一點錢。他們一樣過得很省，不讓她吃飽，把她的錢放在自己的名下。之前她是嫁給郵政局長，習慣跟著他吃餡餅和果子酒，而跟著第二個丈夫連黑麵包也看不到；她因為這樣的生活變得虛弱，過了大概三年就突然把靈魂交給上帝。當然我弟弟從來沒有一刻想過，是他害死了她。錢，就好比伏特加，會讓人變成怪物。在我們城鎮裡有個商人快死了。在死前他吩咐下人給他一盤蜂蜜，然後沾著蜂蜜吃下自己所有的錢和支票，讓誰也拿不到。有一天我在火車站檢查牲畜群，當時一個小販掉到火車頭下截斷了腿。我們帶他到診療室，血一直流——很可怕，而他一直請求要找回他的腳，一直很擔心；在斷腿的靴子裡有二十盧布，很怕弄丟。」

「您已經講到不相干的事了。」布爾金說。

「妻子死後，」想了半分鐘後，伊凡·伊凡內奇繼續說，「我弟開始挑田產。當然，即使挑了五年，最後還是會搞錯，買下完全不是自己想要的。弟弟尼古拉透過代理人，用債權轉移的方式，買下一百一十二俄畝的地，有主屋、下房、花園，但沒有果園，沒有醋栗，沒有池塘和鴨子；有河，淡水的顏色像咖啡，因為莊園的一邊是磚工廠，另一邊——則是燒骨廠。但我的尼古拉·伊凡內奇不太為此煩惱；他訂購了二十棵醋栗樹來種，開始過地主生活。

「去年我去探望他。去那裡，想說看看那裡怎麼樣。在信中弟弟稱自己的莊園為：丘姆巴洛克洛夫荒地，或是喜瑪拉雅莊園。我在中午過後抵達『喜瑪拉雅莊園』。很熱。到處都是溝渠、籬笆、柵欄，種著一排排大量的杉樹，你會搞不懂要怎麼進到庭院、馬要放哪裡。靠近屋子，紅褐色的狗朝我迎面而來，很肥，像隻豬。牠想吠，卻懶得吠。廚娘從廚房走出來，打赤腳，很肥，也像隻豬，然後說，老爺午飯過後正在休息。我走進去找弟弟，他坐在床上，膝蓋上蓋著被子；老了，發福了，皮膚鬆弛；臉頰、鼻子和嘴唇往前凸——眼看就要窩到被子裡發出哼哼聲了。

「我們相擁，因喜悅和憂愁的思緒哭了一會兒，曾經年輕過，如今兩人都頭髮花白快死了。他穿好衣服帶我參觀他的莊園。

「『欸，你在這兒過得怎麼樣？』我問。

「『還行，感謝上帝，過得很好。』

「他已經不是以前那個害羞的可憐官員，而是真正的地主、老爺。他已經住慣這裡，習慣成性；吃得很多，在澡堂洗澡，發福，已經和公司及兩間工廠打過官司，農人們沒叫他『大人』的時候，會很生氣。他像個老爺一樣，充分地關心自己的靈魂，動機不純、自大地做善事。什麼樣的善事？用蘇打和蓖麻油幫農人們治療所有病、自己的命名日時在村子裡做感恩祈禱，然後放半桶酒，認為這是必要的。啊，多可怕的半桶酒！今天肥地主為了牲畜造成的禍害拉著農人們去找地方長官，而明天，在隆重的日子裡，給他們放半桶酒，他們喝酒大喊萬歲，喝醉了對他叩頭。生活變好、飽足，遊手好閒發展成俄羅斯人的自負、極度的蠻橫無理。尼古拉·伊凡內奇，在國家稅務局時甚至害怕自己有個人觀點，如今說話只有同一套真理，語調活像個大臣：『教育是必要的，但對人民來說還太早。』『體罰一般來說是有用的，但某些情況很有用且不可或缺。』

「『我了解人民而且懂得對待他們，』他說。『人民都愛我。只要我動動手指，人民就會為我做任何我想做的事。』

「注意，他說這一切時，帶著明智、和善的微笑。他大概重複說過二十次：『我們貴族』、『我，身為貴族』；顯然，他已經不記得，我們的祖父是個農夫，而父親——是個軍人。連我們的姓氏奇穆沙—喜瑪拉雅斯基，其實很荒謬，如今他卻覺得很響亮、高貴且令人喜愛。

「但問題不在他，在於我自己。我想跟你們說，在他的莊園裡，那幾小時間我經歷了多大的轉變。傍晚，我們喝茶時，廚娘把滿滿一盤醋栗送上桌邊。不是買來的，是自家產的醋栗，從種樹時起，第一次採收。尼古拉·伊凡內奇笑了出來並看著醋栗一陣子，沉默，含著淚——他激動得說不出話，接著把一顆果子放進嘴裡，

用小孩子那種終於得到心愛玩具的得意神情看向我，說：

「『多好吃啊！』」

「他貪婪地吃著並一直重複道：

「『啊，多好吃啊！你嚐嚐看！』」

「果子又硬又酸，但，就像普希金說過的，『一個能使我們變得高尚的謊言，比我們所知得無數真理都還珍貴。』我見到一個幸福之人，懷抱的夢想顯然已經實現，他達到了生活中的目標，得到了他想要的，滿足於自己的命運，以及自己本身。我的思緒中關於人的幸福這塊不知為何總是參雜著一些憂愁，現在也是，在幸福的人旁邊，沉重的心情佔據了我，近似於絕望。半夜時尤其沉重。下人幫我在弟弟臥室旁的房裡鋪了床，我聽見他沒睡覺，起身走到醋栗盤子邊拿起果子。我明白：事實上他是個多麼富足、多麼幸福的人！這需要多大的權力！你們看看這種生活：強者的蠻橫及遊手好閒，弱者的無知與粗俗，四周充斥難以忍受的貧窮、擁擠、墮落、酗酒、偽善、謊言……同時在每棟屋子跟街道上卻是寂靜、平和；從五萬個城市居民中，沒有一個人會突然大叫，並大聲地怒吼。我們看到，那些去市場買食物的人們，白天吃飯，晚上睡覺，說著自己的瑣事，結婚，變老，無憂無慮地被拖進自己的墓地；我們卻不曾看見或聽說那些受苦的人們，生活中可怕的事情發生在幕後。一切都很平靜、安詳，只有一個無聲的統計數據在抗議：多少人發瘋、喝掉多少桶酒、多少小孩因為營養不良而死……這樣的秩序，顯然是必須的；顯然，幸福的人覺得自己過得很好，只是因為不幸的人默默地挑起自己的重擔，沒有這種沉默，幸福是不可能的。這是集體催眠。必須有某個拿小槌的人站在每個滿足、幸福的人門後，隨時敲門提醒他們，有不幸的人存在，不論他有多幸福，生活遲早會露出爪子，降下災難——疾病、貧窮、損失，並且沒有人會看見他或聽他說，就像現在他不看也不聽其他人的。但並沒有拿小槌的人，幸福的人過自己的，渺小的日常煩惱稍稍使他激動，宛如風吹過楊樹——一切都很順利。

「當晚我開始明白，我也很滿足很幸福，」伊凡·伊凡內奇起身後繼續說。「我也在午飯時或打獵途中教導人們如何生活、如何信仰、如何管理人民。我也說過，學習是光明，教育是必要的，但對普通人來說還是識字就夠了。我說過，自由有好處，沒有自由就像沒有空氣，但是必須等待。是，我是這麼說過，但我現在要問：為了什麼而等？」伊凡·伊凡內奇問道，憤怒地看向布爾金。「為了什麼而等，我問你們？為了什麼理由？人們對我說，不是一切都能馬上，任何想法在生活中都是漸漸地、及時地實踐。但這是誰說的？證明它正確的證據在哪？你們藉口說這是事物的自然規律、現象的正當性，但當我一個活生生的、有思想的人，站在壕溝前等它自己長滿草或被淤泥掩埋，而我也許可以跳過去或蓋一座橋過去的時候，還有規律和正當性嗎？仍要為了什麼而等？等吧，等到沒力氣可活，同時必須活著而且想要活下去的時候！」

「一大早我從弟弟那裡離開，從那時起待在城市對我來說變得很令人難受。平靜與安詳壓迫著我，我害怕從窗外看出去，因為如今對我而言，沒有比幸福的家庭圍坐在桌邊喝著茶還要沉重的景象了。我已經老了不適合鬥爭，甚至沒有能力去恨了。我只在心中悲傷、生氣、抱怨，每晚我因為湧現的思緒而腦袋發燙，無法入眠……啊，如果我還年輕就好了！」

伊凡·伊凡內奇激動地走來走去並重複道：

「如果我還年輕就好了！」

他突然走向阿列興跟他握手，再換另一手。

「帕維爾·康斯坦丁內奇，」他用懇求的聲音說道，「不要自滿，不要麻痺自己！趁著年輕、強壯、有活力，不要對做善事感到不耐煩！沒有也不該擁有幸福，如果在生活中有意義和目標，這意義和目標絕不會是我們的幸福，而是更理智而偉大的事物。去做善事吧！」

伊凡·伊凡內奇帶著悽慘、懇求的微笑說這一切，彷彿在為了自己而請求。

接著三人坐在客廳各個角落的沙發椅上，沉默不語。伊凡·伊凡內奇的故事沒有讓阿爾金和阿列興滿意。透過金畫框看進來的軍人和女士們，聽了吃醋栗的可憐官員的故事後，覺得很無趣。不知為何想說說並聽一些優雅人士及女人的故事。他們坐在客廳，那裡的一切——帶套的吊燈、沙發椅、腳下的地毯都在訴說，這裡曾有此刻從畫框裡凝視的人們走過、坐過、喝過茶，而現在這裡有美麗的佩拉蓋雅悄悄地走著——比任何故事都來得好。

阿列興非常想睡；他在凌晨兩點多早起做主人的工作，而現在他睏得睜不開眼睛，但他擔心客人們會在他不在時說些有趣的事，所以不離開。伊凡·伊凡內奇剛剛說的是否明智、是否正確，他沒有深入思考；客人們不說米、乾草、焦油的事，而是說些和他的生活沒有直接關係的，他很高興，希望他們繼續說下去……

「可是到了該睡覺的時候了，」布爾金起身說。「祝各位有個平靜的夜晚！」

阿列興告辭後走下樓到自己的房間，客人們則留在樓上。他們倆被帶到大房間過夜，那裡立了兩張有雕刻裝飾的老舊木床，角落有象牙製的耶穌受難十字架；從寬大、涼爽、美麗的佩吉蓋雅鋪的床上，飄出令人愉快的清新床單味。

伊凡·伊凡內奇默默地脫衣服躺下。

「上帝啊，饒恕我們這些罪人吧！」他說完便用被子蓋住頭。

從他放在桌上的菸斗，散發出強烈的煙草焦味，布爾金久久無法入眠，怎麼也不明白，這麼難聞的味道是從哪來的。

雨敲著窗戶一整夜。